

6-1330

水
滸

(下)

第三十六回

梁山泊吳用舉戴宗

揭陽嶺宋江逢李俊

話說當時宋太公撥個梯子上牆來看時，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。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，却是弟兄兩個：一個叫做趙能，一個叫做趙得。兩個便叫道：『宋太公！你若是曉事的，便把兒子宋江送將出來，我們自將就他；若是不教他出官時，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！』宋太公道：『宋江幾時回來！』趙能道：『你便休胡說！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。亦有人跟到這裏。你如何賴得過？』宋江在梯子邊說道：『父親和他論甚口？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。縣裏府上都
有相識，況已經赦宥的事了，必當減罪。求告這廝們做甚麼？趙家那廝是個刁徒，如今暴得做個都頭，知道甚麼義理？他又和孩兒沒人情，空自求他。』宋太公哭道：『是我苦了孩兒！』宋江道：『父親休煩惱。官司見了，倒是有幸。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，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，打在網裏，如何能教見父親面？便斷配在他州外府，也須有程限，日後歸來，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。』宋太公道：『既是孩兒恁地說時，我自來上下使用，買個好去處。』

宋江便上梯來叫道：『你們且不要鬧。我的罪犯今已赦宥，定是不死。且請二位都頭進敝莊少敘三杯，明日一同見官。』趙能道：『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！』宋江道：『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？你們

只顧進家裏來。』宋江便下梯子來，開了莊門，請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；連夜殺雞宰鵝，置酒相待。那一百土兵人等，都與酒食管待，送些錢物之類；取二十兩花銀，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『好看錢』。當夜兩個都頭就在莊上歇了。次早五更，同到縣前，等待天明，解到縣裏來時，知縣纔出陞堂。只見都頭趙能，趙得押解宋江出官。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，責令宋江供狀。當下宋江一筆供招：『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爲妾。爲因不良，一時恃酒，爭論鬪毆，致被誤殺身死，一向避罪在逃。今蒙緝捕到官，取勘前情，所供甘罪無詞。』知縣看罷，且叫收禁牢裏監候。

滿縣人見說，拿得宋江，誰不愛惜他？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，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。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；當時依准了供狀，免上長枷手杻，只散禁在牢裏。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，使用錢帛。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，沒了苦主；這張三又沒了粉頭，不來做甚冤家。縣裏疊成文案，待六十日限滿，結解上濟州聽斷。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，赦前恩宥之事，已成減罪，把宋江脊杖二十，刺配江州牢城。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，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，名喚做斷杖刺配，又無苦主執證，衆人維持下來，都不甚深重。當廳帶上行枷，押了一道牒文；差兩個防送公人，無非是張千、李萬。

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，監押宋江到州衙前。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裏等候；置酒管待兩個公人，齎發了些銀兩。教宋江換了衣服，打拴了包裹，穿了麻鞋。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可囑道：『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，魚米之鄉，特地使錢買將那裏去。你可寬心守耐。我自使四鄰來望你。盤纏，有使人常常寄來。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，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，切不可依隨。』

他，教人罵做不忠不孝。——此一節牢記於心！孩兒，路上慢慢地去。天可憐見，早得回來，父子團圓，兄弟完聚！」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。兄弟宋清送一程路。宋江臨別時，囑付兄弟道：「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。只有父親年紀高大，我又累被官司纏擾，背井離鄉而去；兄弟，你早晚只在家侍奉，休要爲我到江州來，棄擲父親，無人看顧。我自江湖上相識多，見的那一個不相助，盤纏自有對付處。天若見憐，有一日歸來也。」宋清灑淚拜辭了，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。不在話下。

只說宋江和兩個公人上路。那張千、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，又因他是好漢，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。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，到晚投客店安歇了，打火做些飯喫，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。宋江對他說道：「實不瞞你兩個說：我們今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。山寨上有幾個好漢，聞我的名字，怕他下山來奪我，枉驚了你們。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，只揀小路裏過去，寧可多走幾里不妨。」兩個公人道：「押司，你不說，俺們如何得知？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，定不得撞着他們。」當夜計議定了。次日，起個五更來打火。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，只從小路裏走。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，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。宋江看了，只叫得苦。來的不是別人，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，將領着三十人，便來殺那兩個公人。這張千、李萬說做一堆兒跪在地下。宋江叫道：「兄弟！你要殺誰？」劉唐道：「哥哥，不殺了這兩個男女，等甚麼！」宋江道：「不要你污了手，把刀來我殺便了。」兩個人只叫得苦。劉唐把刀遞與宋江。宋江接過，問劉唐道：「你殺公人何意？」劉唐說道：「奉山上哥哥將令，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，直要來鄆城縣刼牢，却知道哥哥在牢裏不曾受苦。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，只怕路上錯了路頭，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，迎接哥哥，便請上山。這兩個公人不殺

了如何？」宋江道：「這個不是你們兄弟擡舉宋江，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。若是如此來挾我，只是逼宋江性命，我自不如死了！」把刀望喉下自刎。劉唐慌忙攀住脰膊道：「哥哥！且慢慢地商量！」就手裏奪了刀。宋江道：「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，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，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。」劉唐道：「哥哥這話，小弟不敢主張。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裏專等，迎迓哥哥，容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只是這句話，由你們怎地商量。」

小喽囉去報，不多時，只見吳用、花榮兩騎馬在前，後面數十騎馬跟着，飛到面前。下馬敘禮罷，花榮便道：「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？」宋江道：「賢弟，是甚麼話！此是國家法度，如何敢擅動！」吳學究笑道：「我知兄長的意了。這個容易，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。晁頭領多時不會得與兄相會，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。略請到山寨少敘片時，便送登程。」宋江聽了道：「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。」扶起兩個公人來。宋江道：「要他兩個放心，寧可我死，不可害他。」兩個公人道：「全靠押司救命！」

一行人都離了大路，來到蘆葦岸邊，已有船隻在彼。當時載過山前大路，却把山轎教人擡了，直到斷金亭上歇了，叫小喽囉四下裏去請衆頭領都來聚會。迎接上山，到聚義廳上相見。晁蓋謝道：「自從鄆城救了性命，兄弟們到此，無日不想大恩。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，光輝草寨，恩報無門！」宋江答道：「小可自從別後，殺死淫婦，逃在江湖上，去了年半。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，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，捎寄家書，只說父親棄世，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，因此寫書來喚我回家。雖然明喫官司，多得上下之人看顧，不曾重傷。今配江州，亦是好處。適蒙呼喚，不敢

不至。今來既見了尊顏，奈我限期相逼，不敢久住，只此告辭。」晁蓋道：「直如此忙，且請少坐！」兩個中間坐了。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，與他寸步不離。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，分兩行坐下；小頭目一面斟酒。先是晁蓋把盞了，向後軍師吳學究、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。酒至數巡，宋江起身相謝道：「足見弟兄們相愛之情！」宋江是個犯罪囚人，不敢久停，就此告辭。」晁蓋道：「仁兄直如此見怪？雖然仁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，多與他些金銀，發付他回去，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，不到得治罪於他。」宋江道：「兄這話休題！這等不是擡舉宋江，明明的是苦我。家中有老父在堂，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，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，負累了他？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相投，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，指引回家。父親說出這個緣故，情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，及斷配出來，又頻頻囑付；臨行之時，又千叮萬囑，教我休爲快樂，苦害家中，免累老父惶惶驚恐。因此，父親明明訓教宋江，小可不爭隨順了，便是上逆天理，下違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，雖生何益？如不肯放宋江下山，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！」說罷，淚如雨下，便拜倒在地。晁蓋、吳用、公孫勝一齊扶起。衆人道：「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，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，明日早送下山。」三四五次，留得宋江，就山寨裏喫了一日酒。教去了枷，也不肯除，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。當晚住了一夜，次日早起來，堅心要行。吳學究道：「兄長聽稟：吳用有個至愛相識，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，姓戴，名宗，本處人稱爲戴院長。爲他有道術，一日能行八百里，人都喚他做「神行太保」。此人十分仗義疎財。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，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。但有甚事，可教衆兄弟知道。」衆頭領挽留不住，安排筵宴送行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；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

人，就與宋江挑了包裹，都送下山來。一個個都作別了。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，到大路二十里外，衆頭領回上山去。

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。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，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，又得他那裏若干銀兩，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。三個人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，早來到一個去處，望見前面一座高嶺。兩個公人說道：『好了！過得這條揭陽嶺，便是潯陽江。到江州却是水路，相去不遠。』宋江道：『天色暄煖，趁早走過嶺去，尋個宿頭。』公人道：『押司說得是。』三個人廝趕着，奔過嶺來。行了半日，巴過嶺頭，早看見嶺腳邊一個酒店，背靠巔崖，門臨怪樹，前後都是草房，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旆兒來。宋江見了，心中歡喜，便與公人道：『我們肚裏正饑渴哩，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，我們且買碗酒喫再走。』

三個人入酒店來，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，將水火棍靠在壁上。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坐定。宋江下首坐了。半個時辰，不見一個人出來。宋江叫道：『怎地不見有主人家？』只聽得裏面應道：『來也！來也！』側首屋下走出一個大漢來：赤色虬鬚，紅絲虎眼；頭上一頂破頭巾；身穿一領布背心，露着兩臂；下面圍一條布手巾。看着宋江三個人，唱個喏道：『客人，打多少酒？』宋江道：『我們走得肚饑，你這裏有甚麼肉賣？』那人道：『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。』宋江道：『最好。你先切二斤熟牛肉來，打一角酒來。』那人道：『客人，休怪說：我這裏嶺上賣酒，只是先交了錢，方纔喫酒。』宋江道：『倒是先還了錢喫酒，我也喜歡。等我先取銀子與你。』宋江便去打開包裹，取出些碎銀子。那人立在側邊，偷眼睨着，見他包裹沉重，有些油水，心內自有八分歡喜；接了宋江的銀子，便

去裏面舀一桶酒，切一盤牛肉出來，放下三隻大碗，三雙筯，一面篩酒。三個人一頭喫，一面口裏說道：『如今江湖上歹人多，有萬千好漢着了道兒的：酒肉裏下了蒙汗藥，麻翻了，刼了財物，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。我只是不信，那裏有這話？』那賣酒的人笑道：『你三個說了，不要喫，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！』宋江笑道：『這個大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，便來取笑。』兩個公人道：『大哥，熱喫一碗也好。』那人道：『你們要熱喫，我便將去燙來。』那人燙熱了，將來篩做三碗。正是饑渴之中，酒肉到口，如何不喫？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。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，口角邊流下涎水來，你揪我扯，望後便倒。宋江跳起來道：『你兩個怎地喫得一碗便恁醉了？』向前來扶他，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，撲地倒了。光着眼，都面面廝覷，麻木了，動彈不得。酒店裏那人道：『慚愧！好幾日沒買賣！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！』先把宋江倒拖了，入去山巖邊人肉作房裏，放在剝人凳上；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。那人再來，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，打開看時，都是金銀。那人自道：『我開了許多年酒店，不會見着這等一個囚徒！量這等一個罪人，怎地有許多財物？——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！』那人看罷包裹，却再包了，且去門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剝。

立在門前看了一回，不見一個男女歸來。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奔上嶺來。那人却認得，慌忙迎接道：『大哥那裏去來？』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：『我們特地上嶺來接一個人，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了。我每日出來，只在嶺下等候，不見到，正不知在那裏耽擱了。』那人道：『大哥却是等誰？』那大漢道：『等個奢遮的好男子。』那人問道：『甚麼奢遮的好男子？』那大漢答道：『你敢也聞他的大名？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。』那人道：『莫不是江湖上說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？』那大漢道：

『正是此人。』那人又問道：『他却因甚打這裏過？』那大漢道：『我本不知。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，說道：「鄆城縣宋押司宋江，不知爲甚麼事發在濟州府，斷配江州牢城。」我料想他必從這裏過來，別處又無路。他在鄆城縣時，我尙且要去和他廝會；今次正從這裏經過，如何不結識他？因此，在嶺下連日等候，接了他四五日，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。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躋上山嶺，來你這裏買碗酒喫，就望你一望。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？』那人道：『不瞞大哥說：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。今日謝天地，捉得三個行貨，又有些東西。』那大漢慌忙問道：『三個甚麼人？』那人道：『兩個公人和一個罪人。』那漢失驚道：『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？』那人應道：『真個不十分長大，面貌紫棠色。』那大漢連忙問道：『不會動手麼？』那人答道：『方纔拖進作房去，等火家未回，不會開剝。』那大漢道：『等我認他一認！』

當下四個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裏，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，顛倒頭放在地下。那大漢看見宋江，却又不認得，相他臉上『金印』，又不分曉，沒可尋思處。猛想起道：『且取公人的包裹來，我看他公文便知。』那人道：『說得是。』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，見了一錠大銀，又有若干散碎銀兩。解開文書袋來，看了差批，衆人只叫得『慚愧』。那大漢便道：『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，早是不會動手，爭些兒誤了我哥哥性命！』那大漢便叫那人：『快討解藥來，先救起我哥哥。』那人也慌了，連忙調了解藥，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，先開了枷，扶將起來，把這解藥灌將下去。

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，那大漢扶住着，漸漸醒來，光着眼，看了衆人立在面前，又不認

得。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，納頭便拜。宋江問道：「是誰？我不是夢中麼？」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。宋江道：「這裏正是那裏？不敢動問：兩位高姓？」那大漢道：「小弟姓李，名俊，祖貫廬州人氏；專在揚子江中撈船梢公爲生，能識水性；人都呼小弟做「混江龍」李俊便是。這個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，只靠做私商道路，人盡呼他做「催命判官」李立。這兩個兄弟是此間潯陽江邊人，專販私鹽來這裏賣，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；大江中伏得水，駕得船；是弟兄兩個：一個喚做「出洞蛟」童威，一個叫做「翻江蜃」童猛。」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。宋江問道：「却纔麻翻了宋江，如何却知我姓名？」李俊道：「小弟有個相識，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，說起哥哥大名，爲事發在江州牢城。李俊往常思念，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，只爲緣分淺薄，不能覓去。今聞仁兄來江州，必從這裏經過。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；五七日了，不見來。今日無心，天幸使令李俊同兩個弟兄上嶺來，就買杯酒喫，遇見李立說將起來；因此，小弟大驚，慌忙去作房裏看了，却又不認得哥哥。猛可思量起來，取討公文看了，纔知道是哥哥。不敢拜問仁兄：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，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？」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，直至石勇村店寄書，回家事發，今次配來江州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四人稱歎不已。李立道：「哥哥，何不只在此間住了，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？」宋江答道：「梁山泊苦死相留，我尙兀自不肯住，恐怕連累家中老父，此間如何住得！」李俊道：「哥哥義士，必不肯胡行。你快救起那兩個公人來。」李立連忙叫了火家——已都歸來了，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，把解藥灌將下去，救得兩個公人起來，面面相覷道：「我們想是行路辛苦，恁地容易得醉！」衆人聽了都笑。

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，在家裏過了一夜；次日，又安排酒食管待，送出包裹還了宋江並兩個公人。當時相別了。宋江自和李俊、童威、童猛，兩個公人下嶺來，逕到李俊家歇下。置備酒食，慇懃相待，結拜宋江爲兄，留在家裏。過了數日，宋江要行，李俊留不住，取些銀兩齎發兩個公人。宋江再帶上行枷，收拾了包裹行李，辭別李俊、童威、童猛，離了揭陽嶺下，取路望江州來。

三個人行了半日，早是未牌時分。行到一個去處，只見人烟輦集，市井諠譁。正來到市鎮上，只見那裏一夥人圍住着看。宋江分開人叢，挨入去看時，却原來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。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脚，看他使了一回鎗棒。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，又使了一回拳。宋江喝采道：『好鎗棒拳脚！』那人却拿起一個盤子來，口裏開科道：『小人遠方來的人，投貴地特來就事。雖無驚人的本事，全靠恩官作成，遠處誇稱，近方賣弄。如要筋骨膏藥，當下取贖；如不用膏藥，可煩賜些銀兩銅錢齎發，休教空過了。』那教頭把盤子掠了一遭，沒一個出錢與他。那漢又道：『看官，高擡貴手。』又掠了一遭，衆人都白着眼看，又沒一個出錢賞他。宋江見他惶恐，掠了兩遭，沒人出錢，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。宋江叫道：『教頭，我是個犯罪的人，沒甚與你；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，休嫌輕微。』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，托在手裏，便收科道：『恁地一個有名的揭陽鎮上，沒一個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！難得這位恩官，本身見自爲事在官，又是過往此間，顛倒齎發五兩白銀！正是：「當年却笑鄭元和，只向青樓」』買笑歌！慣使不論家豪富，風流不在着衣多。」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！自家拜揖。願求恩官高姓大名，使小人天下傳揚。』宋江答道：『教師，量這些東西直得幾多！不須致謝。』正說之間，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，搶近前來，大喝道：『兀那廝！是甚麼鳥漢，

那裏來的囚徒？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！」搭着雙拳來打宋江。不因此起相爭，有分教：潯陽江上，聚數籌挽海蒼龍；梁山泊中，添一夥爬山猛虎。畢竟那漢爲甚麼要打宋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〔一〕青樓——指妓院。

第三十七回

沒遮攔追趕及時雨

船火兒夜鬧潯陽江

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齎發了那個教師。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，鑽過這條大漢，睜着眼喝道：『這廝那裏學得這些烏鎗棒，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！我已分付了衆人休睬他，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，把銀子賞他，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！』宋江應道：『我自賞他銀兩，却干你甚事？』那大漢揪住宋江，喝道：『你這賊配軍！敢回我話！』宋江道：『做甚麼不敢回你話！』那大漢提起雙拳，劈臉打來。宋江躲個過。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。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，只見那個使鎗棒的教師，從人背後趕將來，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，一隻手提住腰胯，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，踉蹌一交，顛翻在地。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，又被這教師只一脚踢翻了。兩個公人勸住教師。那大漢從地下爬將起來，看了宋江和教師，說道：『使得使不得，教你兩個不要慌！』一直望南去了。

宋江且請問：『教師高姓？何處人氏？』教師答道：『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，姓薛，名永。祖父是老種經略相公帳前軍官，爲因惡了同僚，不得陞用，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。江湖上但呼小人『病大蟲』薛永。不敢拜問：恩官高姓大名？』宋江道：『小可姓宋，名江。祖貫鄆城縣人氏。』薛永道：『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？』宋江道：『小可便是。』薛永聽罷便拜。宋江連忙扶住道：

『少敘三杯，如何？』薛永道：『好！正要拜識尊顏，却爲無門得遇兄長。』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，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喫酒。只見酒家說道：『酒肉自有，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。』宋江問道：『緣何不賣與我們喫？』酒家道：『却纔和你們廝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；若是賣與你們喫時，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。我這裏却是不敢惡他。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，誰敢不聽他說？』宋江道：『既然恁地，我們去休；那廝必然要來尋鬧。』薛永道：『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；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。兄長先行。』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，辭別了自去。宋江只得自和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，又自去一處喫酒。那店家說道：『小郎已自都分付了，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！你枉走！甘自費力！不濟事！』宋江和兩個公人都做聲不得，連連走了幾家，都是一般說話。三個來到市梢盡頭，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，正待要去投宿，却被他那裏不肯相容。宋江問時，都道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，『不許安着你們三個。』

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，三個便拽開脚步，望大路上走。看看見一輪紅日低墜，天色昏暗，宋江和兩個公人心裏越慌。三個商量道：『沒來由看使鎗棒，惡了這廝！如今閃得前不巴村，後不着店，却是投那裏去宿是好？』只見遠遠地小路上，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。宋江見了道：『兀那裏燈光明處必有人家。遮莫怎地陪個小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』公人看了道：『這燈光處又不在正路上。』宋江道：『沒奈何！雖然不在正路上，明日多行三二里，却打甚麼不緊？』三個人當時落路來，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。宋江和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。莊客聽得，出來開門，道：『你是甚人，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？』宋江陪着小心，答道：『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』

人。今日錯過了宿頭，無處安歇，欲求貴莊借宿一宵，來早依例拜納房金。』莊客道：『既是恁地，你且在這裏少待，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，可容即歇。』莊客入去通報了，復翻身出來，說道：『太公相請。』宋江和兩個公人到裏面草堂上參見了莊主太公。太公分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，就與他們些晚飯喫。莊客聽了，引去門首草房下，點起一碗燈，教三人歇定了，取三分飯食羹湯菜蔬，教他三個喫了。莊客收了碗碟，自入裏面去。兩個公人道：『押司，這裏又無外人，一發除了行枷，快活睡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』宋江道：『說得是。』當時去了行枷，和兩個公人去房外淨手，看見星光滿天，又見打麥場邊屋後是一條村僻小路，宋江看在眼裏。三個淨了手，入進房裏，關上門去睡。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：『也難得這個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。』正說間，聽得裏面有人點火把來打麥場上一到處照看。宋江在門縫裏張時，見是太公引着三個莊客，把火把一到處照看。宋江對公人道：『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：件件都要自來照管，這早晚也未曾去睡，一地裏親自點看。』

正說間，只聽得外面有人叫『關莊門』。莊客連忙來開了門，放入五七個人來。爲頭的手裏拿着朴刀，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。火把光下，宋江張看時，『那個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。』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：『小郎，你那裏去來？和甚人廝打，日晚了，拖鎗拽棒？』那大漢道：『阿爹不知！哥哥在家裏麼？』太公道：『你哥哥喫得醉了，去睡在後面亭子上。』那漢道：『我自去叫他起來。我和他趕人。』太公道：『你又和誰合口？叫起哥哥來時，他却不肯干休。你且對我說這緣故。』那漢道：『阿爹，你不知：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，叵耐那廝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，便去鎮上撒科賣藥，教使鎗棒，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。不知那裏走一個囚徒

來，那廝做好漢出尖（二），把五兩銀子賞他，滅俺揭陽鎮上威風！我正要打那廝，却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，打了一頓，又踢了我一脚，至今腰裏還疼。我已教人四下裏分付了酒店客店，不許着這廝們喫酒安歇。先教那廝三個今夜沒存身處。隨後喫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，趕將去客店裏，拿得那賣藥的來，儘氣力打了一頓；如今把來吊在都頭家裏，明日送去江邊，細做一塊拋在江裏，出那口鳥氣！却只趕這兩個公人押的囚徒不着。前面又沒客店，竟不知投那裏去宿了。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拿這廝！」太公道：「我兒，休恁地短命相！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，却干你甚事？你去打他做甚麼？可知道着他打了，也不會傷重，快依我口便罷休；教哥哥得知，你喫人打了，他肯干罷？又是去害人性命！你依我說，且去房裏睡了。半夜三更，莫去敲門打戶，激惱村坊，你也積些陰德。」那漢不顧太公說，拿着朴刀，逕入莊內去了。太公隨後也趕入去。

宋江聽罷，對公人說道：「這般不巧的事！怎生是好？却又撞在他家投宿！我們只宜走了好。倘或這廝得知，必然喫他害了性命。便是太公不說，莊客如何敢瞞？」兩個公人都道：「說得是。事不宜遲，及早快走！」宋江道：「我們休從門前出去，撥開屋後一堵壁子出去罷。」兩個公人挑了包裹，宋江自提了行枷，便從房裏空開屋後一堵壁子。三個人便趁星光之下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。正是「慌不擇路」，走了一個更次，望見前面滿目蘆花，一派大江，滔滔滾滾，正來到潯陽江邊。只聽得背後喊叫，火把亂明，吹風唳哨趕將來。宋江只叫得苦道：「上蒼救一救則個！」三人躲在蘆葦叢中，望後面時，那火把漸近。三人心裏越慌，脚高步低，在蘆葦裏撞。前面一看，「不到天盡頭，早到地盡處」：一帶大江攔截，側邊又是一條闊港。宋江仰天歎道：「早知如此的苦，權且在梁山泊也

罷！誰想直斷送在這裏！」

宋江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。宋江見了，便叫：「梢公！且把船來救我們三個！俺與你幾兩銀子！」那梢公在船上問道：「你三個是甚麼人，却走在這裏來？」宋江道：「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，一味地撞在這裏。你快把船來渡我們！我多與你些銀兩！」那梢公聽得「多與銀兩」，把船便放攏來。三個連忙跳上船去。一個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艙裏，一個公人便將水火棍換了開了船。那梢公一頭搭上櫓，一面聽着包裹落艙有些好響聲，心中暗喜，把櫓一搖，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去。岸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，有十數個火把，爲頭兩個大漢各挺着一條朴刀，隨從有二十餘人，各執鎗棒。口裏叫道：「你那梢公快搖船攏來！」宋江和兩個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裏，說道：「梢公！却是不要攏船！我們自多謝你些銀子！」那梢公點頭，只不應岸上的人，把船望上水啣啣啣的搖將去。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：「你那梢公不搖船來，教你都死！」那梢公冷笑幾聲，也不應。岸上那夥人又叫道：「你是那個梢公，直恁大膽不搖船來？」那梢公冷笑應道：「老爺叫做張梢公！你不要咬我鳥！」岸上火把叢中那個長漢說道：「原來是張大哥！你見我弟兄兩個麼？」那梢公應道：「我又不瞎，做甚麼不見你！」那長漢道：「你既見我時，且搖攏來和你說話。」那梢公道：「有話明朝來說，趁船的要去得緊。」那長漢道：「我弟兄兩個正要捉這趁船的三個人！」那梢公道：「趁船的三個都是我家親眷，衣食父母，請他歸去喫碗「板刀麵」了來！」那長漢道：「你且搖攏來，和你商量。」那梢公道：「我的衣服，倒搖攏來把與你，倒樂意！」那長漢道：「張大哥！不是這般說！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。你且攏來！」那梢公一頭搖櫓，一面說道：「我自好幾日接得這個